巫仙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巫仙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巫之一教，流傳已久，曰端工，曰香火，曰童子，名雖不一，總不外乎鄉儺之遺意。古之巫也，僅僅逐疫癘，禦早潦。近則愈幻愈奇，擊腰鼓，吹畫角，口吐秦腔，弟子鳴鉦相和，跳舞若狂，更有搭臺演戲若優伶，瞑目過陰若亡者。鄉愚不知其謬，每秋萬寶告成後，輒斬豕、煞羊，延若輩來跳神，數晝夜不為倦。丁、男、子、婦環坐聽唱九郎官、水母娘娘各故事，然後飽啖神胙，不醉無歸。

雖有賢宰官之嚴禁，而其風究莫能革也。然吾聞諸父老云：昔有巫仙，則不可同日語矣。巫仙姓金名鼎，齊人，父故，母矢志不再醮，遺腹生巫。家赤貧，紡績度日。巫五歲，面白哲若女子，偶過村館，聞書聲琅琅，羨之，歸即嬌啼求讀。母勉送就館，村學究愛其資穎，不較修脯。至九歲，即完一經。母泣曰：「兒能讀，吾心樂也，然一寒至此，能日日抱本頭，而不急謀生活乎？」巫亦泣，願遵母教。

鄰有王翁，老巫也，欣然願授以巫，母命從之學。巫年餘即能歌舞侑神，觀者稱羨，凡邀翁者必兼邀巫。翁亦時分值與巫，巫奉母，且潛懷供果餌母。富家賢之，恒預蓄珍味以贈。久之，母目盲，不能織，全賴巫之孝養焉。然業巫者俗例，年甫冠，即請師過關。其法：於村落結壇，遍集同道散神三四日，以利刃仰口搘橫木上，其師禁以符咒，引徒赤足立刃口，兩村氓抬之遊鄉里，然後得專任賽神事。是猶儒之遊泮，僧道之具足也。

其師憐巫無資，慨然代為謀。過關日，巫驚逸，眾巫持又捕得，巫堅臥不敢行，師盛氣叱之，巫泣曰：「父母遺體，敢蹈不測乎？」師曰：「吾有法在。」曰：「若然，須吾母來諭我行，否則抵死不遵也。」眾果扶盲母至，始涕泣挽登，戰慄無人色，久之

始已。由此得值供菽水，稍餘即分酬王翁。暇則舌舐母之盲瞳，漸有光，母不能寐，夜坐床頭唱巫曲，博母歡。偶思鮮味，雖百里，必蹶竭往。

明年，巫年十八矣，母忽病劇，巫日夜侍湯藥，私刲臂上肉以進，無效。母若知之，謂巫曰：「兒無太自苦，吾數盡，得與兒父聚地下足矣。惟兒坐貧困，無婦，未免遺九泉恨。」至天明，母忽告巫曰：「兒父果來招我矣。」一笑遂逝。巫號泣，欲以身殉，其師來監守，得不死，且醵資為營葬焉。巫遂廬墓側，出必告，返必面，事死如事生也。

不數年，其師又病劇，巫刲右臂肉以進，亦無效。師知之，曰：「噫，汝何愚乎！人生死有數也。」夜深，師之子侄輩咸垂首眠，師啟枕箱，出一函示巫曰：「此吾少時得之繁無閻山中也。上皆巫咸真訣，非豚犬所能習。吾憐汝誠，始授汝，當臻無上乘。」巫拜受，置入懷袖。師中夜斃。巫衰毀盡禮，如喪己親。

顧年已二十有二，猶獨居歌朝雉，風雨一室，燈火三更，時披覽其書，凡禽遁救敕諸術數，無不瞭然，洞臻玄妙。鄰有奔女，每卻不納。路有遺金，曾棄不拾。巫之聞譽，遂達於鄉里矣。

時有邑紳奚元華，乃觀察禦史退老林泉者，極愛巫之誠篤穎敏，諷勸曰：「以爾質，若改業，無不成，何泥於覡蠱自汙乎？可先為我司會計，當徐圖為爾授家室。」巫謝曰：「某之業雖賤，乃師所授，母所命也。今師亡母故，若遽棄其業，則於師為不義，於母為不孝，敢乎哉！」奚公語為之塞。

一日，有蒼頭控兩衛來，云湖邊某第邀酬神。以道遠辭，蒼頭笑，出白鏹二錠，鏗然擲几上曰：「以此為訂，事蕆尚豐酬也。」鄰豔羨，咸勸駕，巫不得已，託鄰看門戶，自荷神軸法器，潛懷師授遺書，策衛隨去。抵湖畔，舍騎登舟刺，入水雲深處，遙遙數十里，蘆葦蕭疏，水禽嘔咿，茫茫萬餘頃。忽蒲葦中現一螺墩，團聚數家，茅屋竹籬，四圍皆水。許多健兒，貌赳赳，臨水眺望，問曰：「來乎？」曰：「來。」遂登岸，入門視屋宇深邃，樹木權丫，堂上以戈矛為陳設，意防備宵小，不為怪。

須臾，主人出，則一五十餘歲男子，衣帽華麗如富家兒，虯鬚碧眼，氣宇魁梧，視之凜凜，而言語溫和，見人輒笑。與巫略舉手，笑謂曰：「慕君法力，遣迎玉趾，毋乃遠勞。」巫遜謝，問作何道場？曰：「敝村宛在中央，一年安靜，乞為祀水伯，謝神庥也。」曰：「諾。」言次，飲膳雜陳，味極豐美。夜宿床榻，襆被亦極安詳。

明晨，盥沐，面圃結壇。咒缽生蓮花，十分嬌豔。空盎取濁醪，如涓涓流泉，盈盎乃止。招鶴舞庭際，拘蛇蟠燭花上，作種種幻相。然後唱逆神曲，聲情激越。觀者罔不欣賞，主人更忭躍。是晚，親送之臥所，衽何趾，旋呼兩女子為巫展衾拂裯，即命伴宿。巫力卻，而主人已去，戶反扃矣。視兩女子，一年甫及笄，一髮尚垂髫，均婉麗妍妙。遣之不去，亦無如何，拼秉燭聽更漏。女子請解屨登榻，問可否茗飲，均不答，枯坐如泥塑。聞二女私議曰：「是人真鐵石漢，如此丰姿，奈何至此處？真可憐生也！」巫心驚，究不敢詰。久之頹倦，和衣臥。二女絮絮語良久，即來偎倚，曰：「妾等奉主人命侍君寢，若不蒙君愛，則獲罪戾非淺。」巫笑曰：「主人賢則賢矣，然從無此待客之禮。且巫所以事神者也，夕狎床第，晨詣壇禱，神不幾唾而卻走乎？卿等宜遠嫌，毋溷我寢。」兩女忽淚墮如綆，嚶嚶細泣，低聲曰：「君固端士，妾等亦非淫奔。然所以自薦者，亦良有故，特不敢言耳。」巫知有異，研詰再三，女曰：「君以主人為何如人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附耳曰：「主人，大盜也，匿此作巢穴，胠篋走江湖，黨羽百餘人，案卷百牛腰。妾等皆自遠方掠來，扃於內室，幸彼天閹，毫無汙玷。然所嗜太奇，喜食牝甘。」問：「何為牝甘？」女頰暈久之，曰：「渠以大棗塞入婦女陰中，匝日鉗出，飽啖以為甘。又好合心脆。」問：「何為心脆？」曰：「渠誘得少年來，遣女子伴宿。事訖，則男子心花必開，三四度，則心花大放。臨殺時，沃以冷水，然後剖而取食，脆如哀梨，大嚼以為美。妾等乃到此第一次差遣，恐又垂涎於君之心矣。」問：「祀神何故？」曰：「彼每年盜劫四方，逢秋必招巫謝神佑。恐巫洩其謀，故賽已即殺巫祭神，且生取其心下酒。」巫聞之，驚駭無所措，兩女亦伏叩求拯曰：「妾等見君端嚴，必有後福，始敢冒死以秘密相告，洩則彼此皆慘死，如蒙救出牢籠，當生生世世銜結報大德。倘不以為陋，妾等願效英皇，同侍箕帚。」問姓氏，則年及笄者，金陵杜氏秋鴻。髮垂髫者，京口俞氏螺娘。均有父母兄弟，久無耗。秋、螺素本姨表姊妹行。巫思良久，喜曰：「生矣！吾翌晨演法，卿等預豔妝，聽我吹海螺，當作癲狀奔出，吾自以法攜之去。」二女驚喜叩謝，既而勸寢。巫曰：「身處虎穴龍潭，尚敢玷人清白乎？」曰：「非也，渠性最疑，凡此之為，恐女子洩其謀，故晨起必就男女診脈。若心脈如故，死更速。」巫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曰：「與君一席話，褻辭盡吐，義亦不能另適。君如有大婦，願備妾媵以終。」巫猶以為不可，女曰：「彼此求生，尚能守腐局耶？」巫無如何，願共枕臥，以示有汙。女曰：「可。」入衾偎抱，膚膩如脂，巫本童男，至此竟難自持，然兩女固猶處子也。枕上互盟，倦臥忘曉。朦朧間，覺有人揭帳呼起曰：「美哉，高唐之遊樂乎！」驚視之，主人也。

急起申謝，果診其脈，喜溢劍眉，饞涎已流吻角外尺許。巫雖心懼，而面不改色。

盥櫛畢云：「吉時已屆，將迎水神。」向主人索蘆箔一張，葦柴三莖，送門外飄水上。問：「何用？」曰：「神舟耳。」旋即披髮被彩衣，執笏舞蹈，忽貌如魔女，忽狀作先鋒，或翹足舞商羊，或伏地虎跳，且嗚嗚吹螺，作獅子吼。二女果豔妝狂笑奔出，叉手斜睇，對舞類癲。主人欲驅返，巫曰：「止。頃迎神，須兩女子作前驅。神貌猙獰，他恐畏怖，若二人，昨與吾宿，已暗書符貼背上，故聞聲自出也。」言已，搖鈴畫劍，兩女亦翩翩舞不已。巫遽喝曰：「咄，爾神女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爾神女將軍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河伯吾自迎之，河伯夫人汝迎之。遵吾令，否則劍下死。」二女聲諾，巫即挈其左右手作旋風舞，且舞且歌，金鼓大震。忽聳身東望曰：「神至矣！」眾咸掉首，巫乘間挈兩女驀躍登席，如箭離弦，激浪沖波，頃刻去遠。眾始知巫以術遁，急放船逐，雙槳如飛。將及，巫使女攜手團坐，己則折葦柴寸寸斷，每擲寸葦，則盜船遇之，即一巨堤，亙水面。繞越甫過，巫又擲，則又遇一堤如初。比堤盡，而巫已攜女不知何處去矣。盜惟嘩噪悔恨而返。

巫登彼岸，欲覓代步返所居。女急止之曰：「郎遁，渠能甘心耶？恐今宵即遣人詣宅刺殺郎耳。妾二人預蓄黃白物附腰際，且遁跡他處，俟彼伏誅，再出未遲。」巫恐曰：「四壁蕭蕭，毫無所戀，惟二老墓道，今夕無人作伴耳。」曰：「郎癡矣，豈觸禍為孝，抑避禍為孝耶？」巫聞之許可，然茫茫無去就，不得已，潛視秘書，內有師諭云：「金郎金郎，折蘆渡江，克死者再，獲美者雙，望東急竄，有馬無韁，漁家艇子，大好潛藏。」巫閱畢，心雖服師能先知，然語究費解，忽見來時兩衛齕草徐至，鞍韉已失。巫解帶繫環嚼，授二女共乘一衛，己又乘一衛，姑向東行。蓋蒼頭竊得遠方兩衛，至此換船，以為湖曲無人，故任其自散牧，巫適相逢，頗免跋涉。轉過岡阜，突見平疇疏林中，隱有極大村落，花木繁翳，晚炊有煙。一叟倚杖柴扉，督農秋獲，詳視之，即邑紳奚西元華也。蓋村為奚之別墅。見巫，急呼問，下騎喘息，詳告所以。問二女何來？又述顛末。奚公大喜，以為純孝之報。

欣然邀入，指廳事東房曰：「以此為賢伉儷下榻處。」且置酒壓驚。視廳事懸額，題曰：「仿漁艇屋。」巫心喜言驗，可再生矣。二女就廡休息，農人婦來伺餐眠。公與巫正夜酌款敘，忽聞叩門聲甚厲，門隙瞰之，燈火燭天，刀矛森樹，人皆錦帕纏首。巫以為盜偵至，大驚幾喪膽。告奚曰：「請公早縛某出，無相累也。」公曰：「鼠子敢爾！」仗劍登門樓，下問伊誰？應曰：「公之舊雨不識耶？程鎮軍夜巡湖哨，順路訪侍御。」公撫掌曰：「高軒下顧，幾驚煞老夫。」開門迎迓，互作軒渠。程風儀俊爽，語操南音，問巫何人？公對以金孝子，業巫，並縷述遇盜一節，程大歎異。忽二女自廡內窺程，久之，大哭奔出，異之。蓋均為程之中表妹也，自遇盜掠，兩家骨肉迭以書來，求代物色，

頃遇直陳，推功于巫，曰：「妹等已委身事金郎矣。」程曰：「金郎純孝，神人共欽，所以履險如夷，未可概以巫論，即乞奚公執柯，成此眷屬。」奚呼巫拜謝，程答拜。再詢盜藪路徑情形，縷告之。至天明始分。

不數日，兩家父母果接程鎮軍書，自江南來，識婿而去，遣奩資甚豐。程亦旋領舟師夜至賊巢，手縛渠魁，盡殲餘　　，竄遁淹溺，不計其數，盜遂平。巫始攜二女拜辭奚公，回己敝廬。至則一椽煨燼，鄉舍蕭條。鄰云：「奇事。自君曩隨若人去，不數日，即有許多惡寇索君甚急，遍搜無蹤，始火君宅，而君又月餘不歸，真疑慮莫釋也。」巫見墓道無恙，即欣喜，引二女謁墓。然後出資建華屋，購良田，居然康阜，不復業巫。然每遇旱潦疫癘，猶欣然應募。奚公止之，巫笑曰：「此某之素業也。邑有大事，敢推誘乎？」程鎮軍言於邑令，給匾旌其廬，且免其役。巫村居猶嗜讀，凡堪天輿地，吐納導引之書，無不博覽。二女善居積，躉新絲，糴新穀，以及茶筍竹木之屬，預蓄無不利倍蓰，數年富已巨萬。秋生二子，伯曰慰慈，仲曰念慈。螺生季子曰孝慈。皆俊邁，延師課讀，俱有聲庠序。次秋，慰慈登賢書，女喜謂巫曰：「夫婦作合于盜賊中，蓋有天緣也。人貴知止，願為諸兒娶婦，諉以家政，姊妹隨郎修長生，可乎？」曰：「善。」明年，慰慈更出鄰省官司馬，有政聲，三婦亦極承順。巫夫婦均年逾不惑，猶如二十許人，長齋繡佛，足不出門，偶出掃墓，里人猶呼之曰：「金端工」、「金香火」、「金童子」，必應之曰：「諾。」毫無封翁驕態。顧螺娘性喜問家事，巫一日問螺曰：「卿往來僕僕，不畏煩耶？」秋曰：「有妾終日伴郎坐蒲團也，可謂香潔道伴，何必雙雙苦廝守？」巫歎曰：「唉，莽蕩軟紅塵，終有撒手日，來處來，仍當去處去耳。尚有要事未了，其速作一勞永逸之舉。」秋鴻喻其旨，即日出千金為老母建貞坊，又出千金恤其師王翁後，且以千金恤鄰里貧者。

事畢齋沐，遍辭鄰里，云夫婦朝南海。小夫婦泣留之，不聽。駕車攜秋、螺，隨一僕一婢去，後遂不返。

懊儂氏曰：巫者蠱也。蠱惑鄉愚，終其身不過充泥犁之餡，供呵旁之羹，將於何更享令名、得佳麗、邀褒封耶？巫中金郎，每對人曰：「吾業雖賤，吾母所命，吾師所授也。」孺慕真忱，積久彌固，冠裳中且不可多得，況區區一巫乎？觀其婚嫁事畢，攜手雲衢，曾不少作眷戀，是必天上仙真，暫時滴降者也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